

Hometown Cloud, Foreign Road

故乡云  
异国路

李彬  
著

不是每一粒种子都能长成大树，  
不是每一朵花都能结出果实。  
同样的，不是每一个人都享有完美人生，  
也不是每一份情感都能走向永恒。  
遗憾是一种美丽，是完美存在的土壤，  
包容遗憾，就是包容整个世界，  
尊重遗憾，就是尊重每一个生命。

文化艺术出版社  
Cul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Hometown Cloud, Fa

故乡云  
仲乡路

李彬 著

故乡云

他乡路

文化艺术出版社  
Cul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故乡云, 他乡路 / 李彬著. -- 北京: 文化艺术出版社, 2014.1

ISBN 978-7-5039-5759-8

I. ①故… II. ①李…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306535号

著 者 李 彬

责任编辑 程晓红

装帧设计 创意源文化艺术

出版发行 文化艺术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东城区东四八条52号 100700

网 址 www.whyscbs.com

电子信箱 whysbooks@263.net

电 话 (010) 84057666 (总编室) 84057667 (办公室)  
84057691—84057699 (发行部)

传 真 (010) 84057660 (总编室) 84057670 (办公室)  
84057690 (发行部)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康利胶印厂

版 次 2014年2月第1版  
2014年2月第1次印刷

开 本 635毫米×965毫米 1/32

印 张 9.5

书 号 ISBN 978-7-5039-5759-8

定 价 48.00元



## 作者简介

作者毕业于西安理工大学自动控制系半导体专业，后留校工作。曾在北京信息科技大学讲授《专利检索》等课程。出国留学后，先后在美国American Xtal Technology公司抛光车间、捷通讯光电有限公司（JDS Uniphase）研究开发部门和某眼镜公司工作。现任彬彬眼镜公司（Bin Optical, Inc）CEO。

作者在中国发表有短篇小说《晨雾》、《我有这么个爷爷》。在美国发表有短篇小说《情人节的忧与喜》。

故乡云间乡路

陆武书



## 前 言

中央电视台著名主持人白岩松在《幸福了吗？》一书的序中提到：“梁漱溟先生认为，人类面临有三大问题，顺序错不得。先要解决人和物之间的问题，接下来要解决人和人之间的问题，最后一一定要解决人和自己内心之间的问题。”

这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人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会比自己与自己的关系更密切。所以，要清楚地知道真正能读懂自己的，不是别人，而是自己的内心。或许，偶尔自己也无法清醒地认识自己是谁，自己到底要什么？也许，你辛辛苦苦得到的东西，却不是你梦里寻它千百度的东西。也许，你所追求的东西永远是镜中花，水中月，但它却给予了你追求的目标和希望。

小说《故乡云，他乡路》是描写主人公陈海燕在中国和美国的人生经历。一位跨过半个多世纪，经历了中国的“文革”和美国的金融海啸，有过中国和美国丈夫及情人的知识女性的追求和

探索。不管主人公做得对与否，得与失，都是她对生活的热爱、思考和追求。

陈海燕怕孤独，屈就于现实，和农民出身的田守则结婚。后又 被赵希人的才华和追求所吸引。可是，赵希人的新道德观与海燕的传统道德观相驳，或者说，海燕的爱没有完全超脱现实，而非献身的。包括对乔尔斯的爱，虽然乔尔斯满足了她的物质需求，给予她所需的关爱，可是伴随着巨大的痛苦，海燕做出错误的抉择。海燕和爱德恋情的失败，根本不是什么中西文化差异的问题，而是他们没有相等的真爱，加之远距离的现实和隔阂造成。至于保罗，刚开始两个人都缺少真心，都是对对方的经济条件考量多于感情，理智多于激情，虽然没有多少伤害，过得比较平淡，可是没有未来。这种大起大落、动荡不安的婚姻和感情生活，终于像大海一样把海燕抛向堤岸。她绝望了，崩溃了。

海燕是个浪漫的、又现实的，想要平凡又怕平凡的矛盾人物。她理想的婚姻是田园式的浪漫，追求的是完美、理想化的“真善美”。正如小说中描写的那样：“海燕像是一只可怜的蜘蛛，在自己编织的网上截住甘露……蜘蛛必定是蜘蛛，它对甘露的感情总是超过赖以生存的蜘蛛网。”

可是，现实总是把她的梦想砸得粉碎，人生不可能处处完美，这就是海燕感情生活的悲剧所在。

在美国，海燕虽然已经得到过她真正想要的东西——彼此的真爱。可是，随着美国经济的衰落，她那童话般的美梦被现实击得粉碎。她生来没有信仰，仅仅是一只在海面上觅食的飞鸟，不像鹰那样有一对坚硬的翅膀，故经不起狂风巨浪的考验。她残酷地割舍了自己的爱，把自己逼疯，以悲剧告终。



小说的主人公有着超出一般人的生活经历，不管如何改变大背景，故乡还是他乡，都展现了主人公人性的本质。忘记了是谁说过的一段话：“人性的本质是什么？那是动物属性、心理属性和社会属性的综合体。其本质包含着善恶的两重性——人天生就有各种私欲，而人亦天生就有同情心。真正的成熟，便是懂得了对人性弱点的悲悯。最有震撼力的作品，往往是深挖了人性的本质。”

如果作者声称人物和故事的情节纯属虚构，也许大多数人不会相信。若您读后，能带给您对幸福感、生命价值和人生真谛的思考，小说的真实与否并不重要。

在这里，本人衷心感谢朋友的鼓励和帮助。可以说，没有他们，就没有这部小说。

李 彬

2013年5月于美国圣荷西



# 目 录

前言.....	1
第一章 会皱眉头的小女孩.....	1
第二章 月光下的亚当和夏娃.....	14
第三章 阁楼里传出来的小提琴声.....	35
第四章 渴望被爱，想有一个家.....	52
第五章 外面的世界真精彩.....	73
第六章 向往大海，实现美国梦.....	106
第七章 爱你太迷茫.....	117
第八章 在深海中游泳.....	154
第九章 不再看海.....	170
第十章 两人的世界真无奈.....	181
第十一章 无法荡起双桨.....	214
第十二章 你到底要什么？.....	237
第十三章 你照亮了我的生命.....	252
第十四章 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	273

# 第一章 会皱眉头的小女孩

## 1.1

在中国的东北，有一座美丽的江滨城市——哈尔滨。在这座历史悠久的老城的北边缓缓流淌着一条大江，那就是松花江。无论是溯流而上，还是顺水而下，你都会被那两岸旖旎的风光所陶醉。水波粼粼，帆船斑斑点点围绕着迷人的太阳岛。这就是为什么哈尔滨能吸引那么多的白俄侨民移居到这里的原因。

一个世纪过去了，当年显赫一时的“东方的莫斯科”早已不复存在，只剩下中央大街上的一块块街石和道路两旁一座座古老的俄式建筑，在默默地印证着历史。

在哈尔滨市某妇产医院里，孤儿出身的米良芬注视着怀中新出生的女儿，让她万万没有想到的是，女儿的长相竟然如此的不堪。女儿除了有两只大耳朵外，五官的其余部分都小得出奇。米良芬竟然担心女儿的嘴巴小得无法含住乳头，鼻子小得不能呼吸到足够的空气，唯有她那眯成一条缝的眼睛还留有一线希望，因为它还没有睁开过。

米良芬想到这个不受欢迎的孩子来到这个世界上，得不到父亲的亲吻，也没有亲人的祝福，这个世界能否公平的对待她？禁不住

潸然泪下。

“快看，快来看呀！我从来没见过一个刚出生的小孩会皱眉头呢！”说话的是一位金发碧眼本地出生的俄罗斯护士小姐。一群刚从护校毕业的女护士闻风而上，把米良芬围了个水泄不通，她们像一群“叽叽喳喳”乱叫的喜鹊。

“啊，可不是吗！她的眉毛还没长长就会皱眉头了！”

“她的鼻子好小啊。”

“她的嘴巴更小，像一粒小黄豆。”

“她皱眉头在想什么？是不是不高兴了？”

“……”

米良芬被她们说得破涕而笑了。可不是嘛，女儿嘟着小嘴，皱着眉头的样子多像她的爸爸呀。女儿长大了要是能像陈少华那样聪明绝顶，能干一番大事业就好了。

什么时候女儿才能叫声“妈妈”？就在自己初为人母的此刻，良芬突然想起了自己的母亲。良芬五岁以后就再没有叫过“妈妈”，因为母亲已经永远地离开了她。她根本记不得母亲的长相，因为她竟然连一张照片都没有留下。虽然老人们都说，良芬的模样，是和妈妈如同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一样相像，然而“妈妈”的含义对良芬来说是陌生的，是抽象的。等到良芬长大以后，她实实在在的愿望并不是能躺在妈妈的怀抱里，而是能填饱肚子，能看电影，嗑包葵瓜子什么的。

陕南老家停泊在良芬记忆的港湾里，已经好久没有起航。那是个穷困却安谧的小山城，在良芬少年的记忆里充满悲伤和凄凉，唯有那一缕缕飘荡的桂花香，却永远驻足于她的脑海里。

桂花飘香的季节，驼背的父亲走路一拐一拐的，用长长的竹篙敲打着那一树的桂花，桂花像雨点般的飘落在院坝里。桂花雨落完以后，勤快的姐姐和裹着小脚的祖母拣去繁枝琐叶，把桂花拾掇干净后，晒上几天，待花儿干枯之后，或和着米粉做粑，或掺在糠麸中做成糕饼充饥。

也许是老家的秀丽山水造就了良芬那美若天仙的姿容。还在良

芬刚上初一时，调皮的男孩子们根据“米良芬”的谐音，给她起了个绰号叫“米凉粉”。谁都知道，在那炎热的夏天，人们若能吃上一碗麻辣香浓、口感超嫩的米凉粉，那真叫神仙过的日子呀！

良芬的美丽并没有给自己带来财富和幸福，反倒是登徒子的骚扰给她带来了无尽的烦恼。初中一毕业，良芬不得不辍学在一家布店工作，用微薄的薪水养活爸爸和自己。

良芬工作的布店是一个只有两个人伸开双臂那么宽的门脸，坐落在还算繁华的莲花街上。当年莲花街不足半华里的路面全都由大青石板铺砌，大小字号、作坊分列道路两旁。清晨，石板路上会飘荡着薄薄的一层雾气，当行人漫步在石板路上，透过石板的缝隙就会看见石板下面潺潺流淌着的泉水，那石板路上的雾气便是由温暖的泉水蒸发而成的。到了夜深人静的时候，走在街上便会听到石板路下面淙淙的泉声。

别看这不起眼小小的布店，每天人流却熙来攘往好不热闹，买布的人不多，来看“米凉粉”西施的人却大有人在。方圆几十里的村民慕名而来，都为一睹美人而后快。

良芬算是一个冷美人，言语不多，有着一对隐藏着忧郁的大眼睛。她的五官也不是那种标准的美人坯子，有着很憨厚的厚嘴唇，像是用粗唇笔画出来似的立体，像是两片含苞待放的花瓣，滋润又鲜嫩。她的身材是那种葫芦型的，有着南方姑娘少有的大胸、大胯，两条乌黑油亮的长辫子垂落在细细的腰肢下方。难怪莲花城的老少爷们总爱在街头巷尾津津乐道地谈论着“米凉粉”，因为物以稀为贵。他们虽然无法联想到《巴黎圣母院》中那丑陋的敲钟人卡西莫多和美丽善良的吉普赛女郎爱斯美拉达，但是，他们会问：那个驼背大罗锅的老男人，怎么会生出这么美如天仙的女儿？这对父女背后有着怎样的传奇故事呢？

米罗锅的原籍是河北邢台。八岁那年从墙头上摔下来，跌断了脊梁，形成了后来的罗锅。米罗锅的老家是个殷实的地主，因为家里有钱，十六岁那年取回一位十四岁的孤儿，这个孤儿就是良芬的妈妈。米罗锅爱死了这个美人，十几年后美人为他生了八个孩子，

最小的女孩就是良芬，家里人都叫她“么女子”。

八十年前的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米罗锅的家族为了躲避日本人，变卖了良田房产，拖儿带女来到了巴山蜀水的四川褒城（解放后褒城被划给陕西省）。米罗锅知道一大家子的人不能再靠父母的资助，在汉中城里开了一家小烟铺子，虽然有赚，可是却养不活十几口人。有一年天花泛滥，八个孩子相继死去五个，剩下一个男孩给人家当童工，只求有个安身之地，混口饭吃。良芬那年五岁，和她的三姐一块被送进了孤儿院。

眼见一家人妻离子散，米罗锅年轻的妻子一病不起，不到四十岁便离开了人世。米罗锅可怜三个年幼的孩子而没有随妻而去。他感念妻子不嫌弃自己，为自己生儿育女，给人家当奶妈，因而余生未有再娶，直到九十三岁去世。

## 1.2

三月的春天在哈尔滨是孕育的季节，大地还没有完全苏醒。但是春天的雨水是连绵的、柔和的，它抚摸着大地，滋润着大地，小生地呼唤着大地，在人们不知不觉的时候，他们竟悄悄地汇成了小河，流进了松花江。啊，原来是春雨给松花江带来了新的生命。

良芬在单位同事的陪伴下回到自己的家。那是一栋灰色的高顶二层楼房。俄罗斯式样的花地毯铺设在枣红色的地板上。雪白的墙上开了两扇不大的双层玻璃窗，远远望去，墨绿色的松花江尽收眼底。

良芬扫了一眼餐桌上那个擦得锃亮的银色大茶壶，还有一个木框镶嵌着齿纹铁皮的洗衣板，一个苏式长脖面板挂在墙上，一个圆形大铁盆竖立在水池下。家，还是那个简简单单冷冷冰冰的家。

良芬把女儿放在自己的大床上。看着瘦骨嶙峋的女儿，琢磨着该给她起个什么名字？良芬想到清代吴懋谦的《水仙花》诗“姑射群真出水新，亭亭玉碗自凌尘。冰肌更有如仙骨，不学春风掩袖人。”要不就叫“水仙”吧。良芬在心里念叨：“陈水仙，满招人

疼的名字。”

良芬又想起丈夫陈少华临去苏联的前几个月曾经叮咛过自己：“我们不能有孩子，因为我们都要完成学业，不能让孩子拖累了我们的前程……”当时，良芬正在黑龙江大学俄语系学习俄语。可是，这个不知趣的女儿在丈夫刚离开的时候便悄悄地来报到了。

良芬忍受着独自一人的寂寞和惆怅，承受着妊娠反应的呕吐，哭了几天几夜，还是不忍心把这个孩子拿掉。良芬想，上天赐给自己一个小生命并不见得是一件坏事，为什么不把对少华痛苦思念的感情转移到自己的亲生骨肉上来？就这样，良芬瞒着丈夫留下了这个小生命。

孩子就要降生了，良芬才不得不去信告诉少华他要当爸爸了。等了一个月，良芬才收到少华的回信，心里揣摩十有八九是他生气了。良芬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从桌上拿起丈夫的回信，用颤抖的手拆开信件。

“亲爱的芬：

我得知自己要当爸爸了，一整夜都没有合眼。这真是个奇迹！我放弃了自己的初衷，不想放弃自己当爸爸的权利。谢谢你保留了我们的孩子。我们该给他或她起个什么名字呢？你还记得高尔基的散文诗《海燕》吗？

‘……在苍茫的大海上，狂风卷集着乌云。在乌云和大海之间，海燕像黑色的闪电在高傲地飞翔……’

芬，你知道我是独子，我妈妈很想抱个孙子。如果是儿子，就叫他陈海浪；如果是女儿，就叫她陈海燕吧。

多保重！

爱你的少华”

“海燕，多么有个性的名字啊！”良芬的脑海里呈现出少华在大礼堂的舞台上，慷慨激昂地朗诵《海燕》的情景。他才华横溢，风流倜傥，英俊的外表，敏感的气质，健壮的身材，浑厚而刚健有力的声音，骤然打动了她那刚刚二十岁的芳心。那晚，良芬彻夜未眠，满脑子都是少华的身影。

陈少华是一位年轻有为的黑龙江省机械局的局长，米良芬是他的秘书。虽然良芬常常在梦里想他，但是白天又怕见到他。她怕他穿着长筒靴在办公室里走来走去的声音；怕他那洪亮果断的声音；怕他那咄咄逼人的目光；怕他对部下剑拔弩张、针锋相对的架势；怕他看见她那因羞涩涨得彤红的脸，怕他发现她内心的秘密……她知道自己是多么的爱少华，对他佩服得五体投地啊！

陈少华怎么会身边的美人无动于衷呢？他极力克制着自己被良芬那性感嘴唇的诱惑。然而，没有多久，他就败下阵来。因为良芬那羞涩的表情，浑身散发的那种青春芬芳的气息，使得陈少华像膨胀聚集已久的云，终于变成雨，落到春满花开的大地上。

不久，机械局为陈少华和米良芬举办了隆重的婚礼。在最初的蜜月中，陈少华如狼似虎地享受着美丽妻子的身体，搞得良芬得了尿道炎。虽然良芬忍受着剧痛接受丈夫的身体，可是后来造成了她对做爱的畏惧。

其实，陈少华还在上大学时，就爱上了一位高他两级的女同学。她聪明好学，家境殷实，才貌超群，被公认为校花。陈少华的妈妈，陈老太太非常喜欢这位还没有过门的媳妇，因为在她的身上可以看到自己年轻时的气质。正在他们谈婚论嫁时，女友的爸爸硬是把她绑架到台湾。从此，海岸相隔，书信往来了几年，便不了了知，这种刻骨铭心的爱再没有发生在陈少华的身上。

当新婚燕尔的新鲜感减退以后，陈少华感到无论妻子的见识和知识面都达不到自己的高度，他们无法进行心灵深处的沟通。陈少华让妻子考大学，还强迫她搬到集体宿舍去住，规定一周只能回家住一天，美其名曰为了让她能静心复习功课。

良芬两眼噙着泪水搬进了集体宿舍，挑灯熬夜，终于考上了黑龙江大学俄语系。

良芬不在家的那段时间里，陈少华让他的一位知己男友住在他家，并经常与他彻夜长谈。这位知己出身名门，琴棋书画样样精通。那个年代，根本不用担心他们的关系，绝对不是同性恋，而且他们都有家室，夫人都是大美人，他们只是精神上的伴侣，直到陈



少华去世。像他们这种不完美的婚姻关系，一夫一妻直到终老，在中国比比皆是。

### 1.3

乌云像千军万马似的滚滚而来，狂风呼啸着，把卷来的砂石摔打在玻璃窗上，发出“嚓嚓”的响声。大树被狂风摇撼着，仿佛要被连根拔起，远处传来轰轰作响的雷声……突然，一道闪电划破夜空，照亮了半边天。暴风雨就要来啦！

陈少华频频叹气，翻来覆去地无法入眠。他睁大眼睛望着窗外，眼前浮现出李享千副部长那长满脓包的脸。

“……陈少华，你是在包庇右派分子梁汉臣！怎么还没有认识到自己错误的严重性？”李副部长极力压低自己的声音，用力敲击着桌面，把他那因为气愤而扭曲的脸凑近少华。“你不能因为私人的感情蒙住了眼睛，站错了立场，影响自己的政治前程。你本来很聪明，怎么现在就是转不过这个弯呢！赶快给我写揭发梁汉臣右派言行的材料，上边还等着要呢。”

陈少华已经听出李享千的言外之音，如果陈少华不写揭发梁汉臣的材料，便意味着他将会受到牵连。也许他会被打成右派，革职停薪，还会被流放到省农场干校……后果不堪设想。陈少华倒吸了一口凉气。

陈少华了解梁汉臣就像了解自己一样。他们一起被选送到莫斯科国立罗蒙诺索夫大学（莫斯科大学）进修，一起在那里度过了令人难忘的日子。

莫斯科大学建于公元1755年，该大学以她的奠基人罗蒙诺索夫的名字命名。莫大以雄厚的师资、高质量的教学和高水平的学术享誉世界。这也使得莫大的文凭成为荣耀的象征，并为世界各国所承认。莫大老校舍位于莫斯科市中心的红场近旁，新校舍坐落在列宁山上。那里盛开着迷人的红梅花。

梁汉臣与风流倜傥的陈少华正相反。他虽然长相还算周正，但少言寡语，不修边幅，不拘小节，并不是那种容易让女孩一见钟情的男人。他每天从图书馆抱来一厚摞的书，废寝忘食地汲取、徜徉、留连于知识的海洋中。

没过多久，令人羡慕的消息在中国留学生中传遍了：一位美丽的俄罗斯小姐爱上了书呆子梁汉臣。后来，更让人跌破眼镜的是，她舍弃优渥的家园，随梁汉臣回到了中国，并改名叫梁娜莎。

梁汉臣是机械行业的业务尖子，是个工作狂，根本不把官场上的那一套放在眼里。几年前，梁汉臣与李亨千在提拔副部长的竞争中败下阵来。是不是李亨千因此与他结下了仇怨？你李亨千在官场上是游刃有余的长胜将军，难道还在乎一个书呆子翻江倒海不成？还非要再踏上一脚让他死无葬身之地吗？陈少华在心里骂道。

陈少华心如明镜，梁汉臣从来没有说过、做过半点有损于党的话和事。他的确不知道该揭发梁汉臣什么，更不可能昧着良心捏造事实、编造谎言，踩着好朋友的肩膀往上爬。那种借刀杀人的事，他陈少华是绝对干不出来！

陈少华从床上爬起来，在柜橱下掏出一瓶金色的伊斯莱岛的麦芽威士忌。打开瓶塞，仰脖“咕嘟咕嘟”灌了几大口。金红色的威士忌有着强烈的泥炭味，口感辛辣芳香，到肚子里没多久便已上了头。陈少华望着雨流如泪的窗子，感到头胀得像个大闷葫芦。

突然，闪电撕裂夜空，在雷声隆隆后的“咔嚓”一声响，惊醒了小海燕，她发出锥心刺骨的哭声。

良芬睁着睡意朦胧的眼睛，从床上爬起来，挺着快要临产的大肚子，抱起刚满一岁半的小海燕，让她的头靠在自己的肩膀上。没想到，此举碰到了女儿那因腮腺炎而肿胀的腮帮子，她声嘶力竭地哭喊着：“妈妈，扎扎！妈妈，扎扎！”

“哭哭哭，没完没了地哭！你再哭，我就把你关进厕所里！”陈少华大声咆哮着，冲向妻子，从她的怀里夺走小海燕，把她关进厕所里，“咔嚓”一声用大铁锁锁上了门。

良芬张着双手，追赶着丈夫，可是已经来不及了。她声嘶力